从唐宋到平安镰仓

中日茶道器用文化之比较

日本茶道文化源自中国，所使用的茶器自然亦深受影响。今日日本的饮茶方式，不论末茶或煎茶道，已与中国现代的饮茶方式大异其趣，然其茶器名称及形制尤存中国古制。尤其是末茶茶道，其茶器与宋代茶器形制相近，名称多援引唐代《茶经》器名。从中日茶道器用的对比中，可以一窥唐宋茶文化之一斑……

廖宝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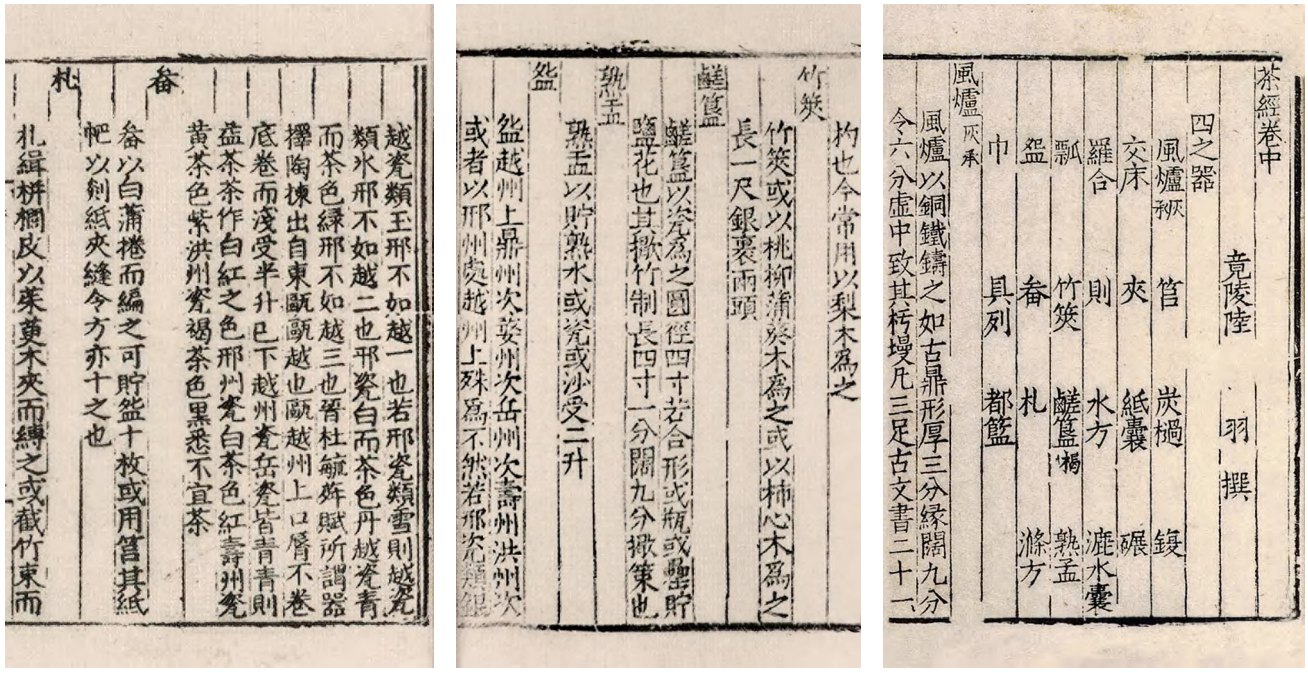
曾任台北故宫博物院顾问、器物处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历代陶瓷、茶器、花器史与器用文化，中日茶道器用比较等

中国茶器的发展，大体而言，是随着茶制（茶的形态）演进而改变。茶制的演变，一般可分为唐、宋的片茶（固形茶）和明代以后以散茶（叶茶）为主的两个阶段。随着茶制演变，历代的饮茶方式亦有所不同。唐代固形茶的饮茶法，大多先将茶研碾成末，投鍑（或茶铛等）煮饮。宋代则多撮末于碗，注汤点饮。明代以后叶茶饮法，则为投茶入壶，煎瀹泡饮。因此茶器的兴盛，可谓始于唐代末茶的煎煮方式。中唐以后陆羽（约七三三年～八〇三年）撰著《茶经》，制定一套专为烹煮末茶的茶器，正式奠定了茶器划时代的历史位置。

陆羽撰述《茶经》不仅为他个人赢得了茶圣、茶仙的地位，更为我国茶文化史保存了一部最早、最完整的饮茶经典。虽然唐代以后饮茶习俗仍盛而不衰，尤其宋代可谓我国饮用末茶的黄金时代，然而关于茶器方面的论述却不及《茶经》之内容来得完备。如无《茶经》的详细撰述，历代茶史、茶器的研究必受影响。单举茶器一项而言，宋代茶书所载，不仅无《茶经·四之器》之详细，且宋代茶书，如蔡襄《茶录》、宋徽宗（一〇八二年～一一三五年）《大观茶论》或审安老人（生卒年不详）《茶具图赞》，大多仅提及斗茶茶器，而未及其他。

宋代盛行团茶及斗茶（比赛茶的优劣），加之皇帝、士大夫的参与实践，宋代茶器的制作相当发达，尤其斗茶所需的建窑黑釉茶碗，更是宋代文人竞相吟咏的对象。宋人许多专论、诗文以及书画上有关点茶、斗茶资料之丰富，亦足以说明宋代茶风鼎盛的情况。

日本茶道文化源自中国，所使用的茶器自然亦深受影响。今日日本的饮茶方式，不论末茶或煎茶道，已与现代中国的饮茶方式大异其趣。然其茶器名



唐陆羽撰《茶经·四之器》茶器品目
无锡华程刊百川学海本《茶经》书影

图中《茶经·四之器》罗列的茶器品目有二十三项，但陆羽在后文所列的细目却有二十五项，而唐人封演《封氏闻见记》却说："楚人陆鸿渐……造茶具二十四事……于是茶道大行"

称及形制，则犹见中国古制。此与日本长久以来积极保存传统的习性不无相关。宋代日本来华留学僧人将江南禅寺的草茶点茶法引回国内，应可视为日本末茶茶道的源头。（廖宝秀《从考古出土饮器论唐代的饮茶文化》，《故宫学术季刊》第八卷第三期，一九九一年）其茶器亦与宋代茶器形制相近。茶器名称多援引唐代《茶经》器名。下面就对唐、宋茶道器用文化与日本茶道文化的关系进行简要叙述。

唐代与日本平安时代的饮茶文化

唐代以前饮茶风气流行于长江以南的四川、湖南、湖北、浙江等产茶地带，唐代以后才遍及全国。北方由于气候及地理环境的关系，不适合茶的生长，因此茶皆由江淮运送北上。唐代的饮茶风气，至唐玄宗开元时，全国不分道俗，皆把饮茶视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陆羽《茶经》的问世，更把饮茶一事推向艺术领域。即如唐代封演编撰的《封氏闻见记》所载：「楚人陆鸿渐为茶论，说茶之功效，并煎茶、炙茶之法，造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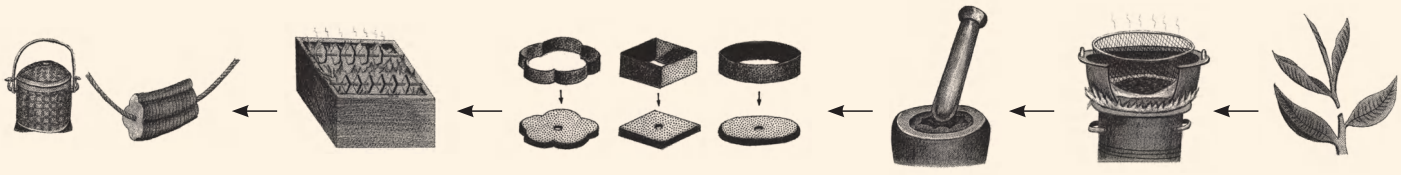
具二十四事……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

陆羽《茶经·六之饮》中载「饮有𬞟茶、散茶、末茶、饼茶」四种茶，于此可知叶茶（𬞟茶、散茶）并不是明代以后才有，唐代已经饮用，只是散茶在唐代并不占重要地位，非主流饮用茶，至少在文人士大夫间并不流行，不受重视，以致诗文中，少见对散茶的歌咏。《茶经·五之煮》一章，专论茶的煎煮操作方式。煮茶以饼茶研碾成末后为之。饼茶的做法，即茶叶经过「采之、蒸之、捣之、拍之、焙之、穿之、封之」而成。茶的饮用方法根据《茶经·五之煮》所述内容，配合《茶经·四之器》所述茶器，其操作顺序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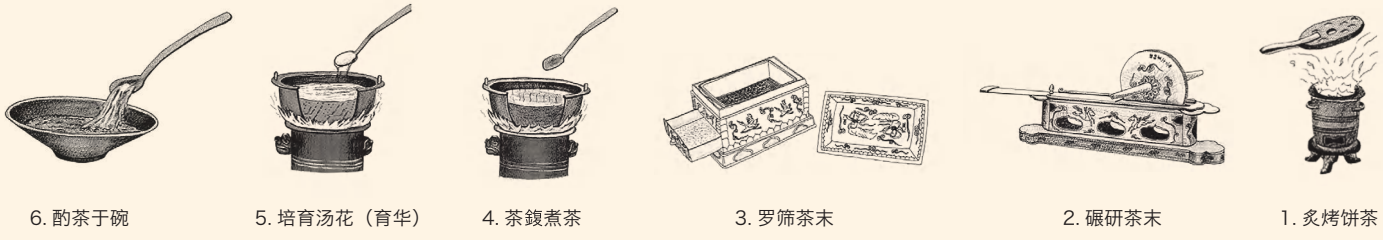
第一步备茶。首先炙烤饼茶（团茶），以「竹夹」夹茶就炙，炙好后将其储放于「纸囊」使香味精气不外泄。待饼茶晾凉后，以「碾」研磨成粉末，经「罗」筛滤使末更细，再存于「合」内。

第二步煮水。以「鍑」盛水，置之于「风炉」之上煎煮。

第三步投茶，加盐调味，投茶末煮茶。第一沸水开时，依「鍑」内汤之多



唐代制茶简图
据《茶经》及出土资料考证后制图



唐代饮茶方式简图
据《茶经》及出土资料考证后制图

寡，由「嵯簋」中取出适量的盐花添入，用以调味。待第二沸水开时以「瓢」（柄勺）酌汤一勺置旁，一面以「竹夹」在鍑汤中心循环击拂搅动，再以「则」（茶量）量末，对着中心下末。片刻，茶汤势如奔涛溅沫，此为第三沸，此时取先前置旁的第二沸水止沸，以做培育汤花之用。汤花即下了茶末之后，在沸水中所产生的现象。汤花之薄者曰沫，厚者曰饽，细轻者曰花。

第四步分茶、奉茶。前述至第三步骤，茶已烹煮完毕。将煮好的茶分酌于「盌」（与「碗」同），专作饮茶之用。分茶时必须沫饽平均，至为严谨。

煮茶操作程序中，如有茶渣溅沫，需使用一定的茶器予以清理，例如「涤方」是贮污水容器，「滓方」贮茶沫、渣滓，「巾」擦拭茶渍等。饮用的茶器一律置于「具列」之上，茶事完毕则以「札」刷洗「鍑」，茶器清洁后收容于「都篮」。

由《茶经》简述的烹煮法中，可知《茶经·四之器》与《茶经·五之煮》是相互关联，且有一定程序与准则的。茶器为煮茶时的必备道具，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陆羽在《茶经·四之器》中列举二十五项茶器，在煮饮过程中，均依序利用。两者互相结合，遂成煎茶、品茶之道。饮茶以一定的方式煎煮，始于陆羽。唐赵璘《因话录》卷三提到：「（陆羽）始创煎茶话。」的确，现今文献记载，还未发现对唐代以前煎煮、品茶程序的叙述。唐代开始，陆羽等文人把饮茶提升至精神文化的领域，此亦为唐代饮茶文化在中国茶史上独领风骚的主因之一。

唐代茶器除《茶经》所述之外，另外陆龟蒙、皮日休亦各作有《茶具十咏》诗。实物则有西安法门寺地宫出土的一套不算完整的茶器，其中有琉璃茶碗与茶托、茶碾、茶罗、茶匙、嵯簋（盐台子）等。另外洛阳出土三套陪葬用三彩茶器等，其中有茶碾、茶瓶、侧把壶、风炉、茶釜、茶碗、茶托、茶器台子及陆羽煮茶塑像等。本人亦曾专文论述唐代茶碗与茶托（廖宝秀《从考古出土饮器论唐代的饮茶文化》），对越窑、邢窑茶碗、茶托，以及金银器、陶瓷的茶托的形制加以举证。近几年来长沙窑亦发现带铭「茶盏子」、「茶埦」茶碗、「镇国茶瓶」及「大茶合」等茶器。此亦印证了中国地大物博，各地皆自用其特产，而非仅限于文献载记而已。另唐代已经普遍使用茶托，各窑口茶托及金银器均可见及，法门寺地宫出土、地宫献物帐上亦有记载「琉璃茶椀、拓子一副」。

唐代茶风的开展与禅寺僧人关系密切。前述《封氏闻见记》中已言及北方饮茶，最初是由禅院兴起的。学禅务于不眠，茶有提神的作用，因此广为流传。长安的各大寺院，自然把饮茶视为学禅时的重要课业之一。长安西明寺出土了大量邢窑白瓷茶碗、执壶以及带



唐　琉璃茶碗、茶托
法门寺博物馆藏
陕西西安法门寺真身宝塔地宫出土

唐咸通十年（八六九年）　鎏金鸿雁流云纹银茶碾子、鎏金团花银碉轴
法门寺博物馆藏
陕西西安法门寺真身宝塔地宫出土





唐咸通九年（八六八年）　鎏金蕾钮摩羯纹三足架银盐台
法门寺博物馆藏
陕西西安法门寺真身宝塔地宫出土
盐台即《茶经》所谓的“嵇簋”



唐咸通十年（八六九年）　鎏金飞天仙鹤纹壶门座银茶罗子
法门寺博物馆藏
陕西西安法门寺真身宝塔地宫出土



唐中晚期　单彩、三彩茶器一组及陆羽煮茶坐像
巩义市考古研究所藏
二〇一五年河南巩义市小黄冶村出土
茶器有茶碾、茶瓶、风炉、茶釜、茶碗、茶杓、熟盂、茶器台子、茶点及陆羽煮茶塑像等





唐　邢窑白瓷璧形足茶碗
故宫博物院藏



唐　越窑青瓷花口茶碗、荷叶形茶托
宁波博物院藏
宁波市和义路唐码头遗址出土





唐　越窑青瓷璧形足茶碗
江苏省连云港出土





唐　葵瓣形带“力士”铭银茶托及局部
高六・七厘米　盘径一七・一厘米　足径九・九厘米
镇江博物馆藏
一九八二年镇江丁卯桥唐代窖藏出土





唐大中十四年（八六〇年）　银鎏金莲瓣纹带铭茶托及局部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陕西西安出土



唐　长沙窑青釉褐彩带“大茶合”铭茶末盒
华菱石渚博物馆藏
长沙窑址出土



唐　长沙窑青釉褐彩带“镇国茶瓶”铭茶瓶
高一八・八厘米　口径九・二厘米　底径一〇厘米
华菱石渚博物馆藏
长沙窑址出土



唐　长沙窑青釉褐彩带“茶盏子”铭茶盏
亚洲文明博物馆藏
印尼海域黑石号沉船出水

铭的「西明寺石茶碾」，可概知当时寺院饮茶的盛况。西明寺建于唐高宗显庆元年（六五六年），为著名的皇家寺院之一，位于长安城延兴坊西南隅，规模宏伟，于对外文化交流上占有重要位置，而西明寺亦在饮茶文化东传日本时，扮演着重要的桥梁角色。

日本正史《日本后记》上记载，平安时代（七九四年～一一八五年）早期奈良朝弘仁六年（唐元和十年，八一五年）四月二十二日，嵯峨天皇（八〇九年至八二二年在位）临幸韩崎（今滋贺县唐崎）路经梵释寺时，大僧都永忠（七四三年～八一六年）献呈煎茶。今日日本茶史研究专家们皆公认此记录为日本史上最早较为具体的饮茶资料，尽管于此之前，日本古文献《奥仪抄》上曾载有天平元年（唐玄宗开元十七年，七二九年）四月，圣武天皇在禁中集僧百人，讲述大般若经，其后并有「赐茶」仪式。又正仓院文书《写经司解》中记载天平十一年（七三九年）八月的写经司（日本古代官立写经场所）物帐上有「茶廿把」或「茶七把价钱五文」，但文意不清，仅能视为最早的茶资料而已。（高桥忠彦《唐宋を中心とした饮茶法の变迁について》，《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第百九册，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一九八九年三月）原文记载嵯峨天皇，「癸亥，幸近江国滋贺韩崎，便过崇福寺，大僧都永忠、护命法师等率众僧，奉迎于门外，皇帝降舆，升堂礼佛。更过梵释寺，停舆赋诗，皇太弟及群臣奉和者众，大僧都永忠手自煎茶奉御」。



唐　西明寺石茶碾及局部
西安博物院藏
西安西明寺遗址出土

大僧都永忠为早期遣唐僧，留滞唐都长安长达三十年，深受唐代文化熏陶，大半时间于西明寺学禅礼佛。西明寺茶风鼎盛，耳濡目染之下，自是通于茶法。大僧都永忠于唐顺宗永贞元年（八〇五年）与前一年抵唐的遣唐使僧藤原葛野麻吕（七五五年～八一八年）、最澄（七六七年～八二二年）等一起回国，于弘仁七年（八一六年）辞世，享年七十三岁。永忠回去的十年当中，必然离不了在唐时的饮茶习惯，并将茶推广至其他寺院及与其往来的贵族人士。

日本茶史上亦载，与永忠一起回国的最澄和尚是最初把唐代种茶法引至日本的。最澄、空海等曾至长安、明州（明朝改称宁波）留学，于西明寺、天台国清寺等处习佛法并将唐代寺院饮茶习惯及茶种带回日本。最澄把茶种植于其所创建的比睿山延历寺北方琵琶湖附近的坂本，称之为「日吉茶园」，传为日本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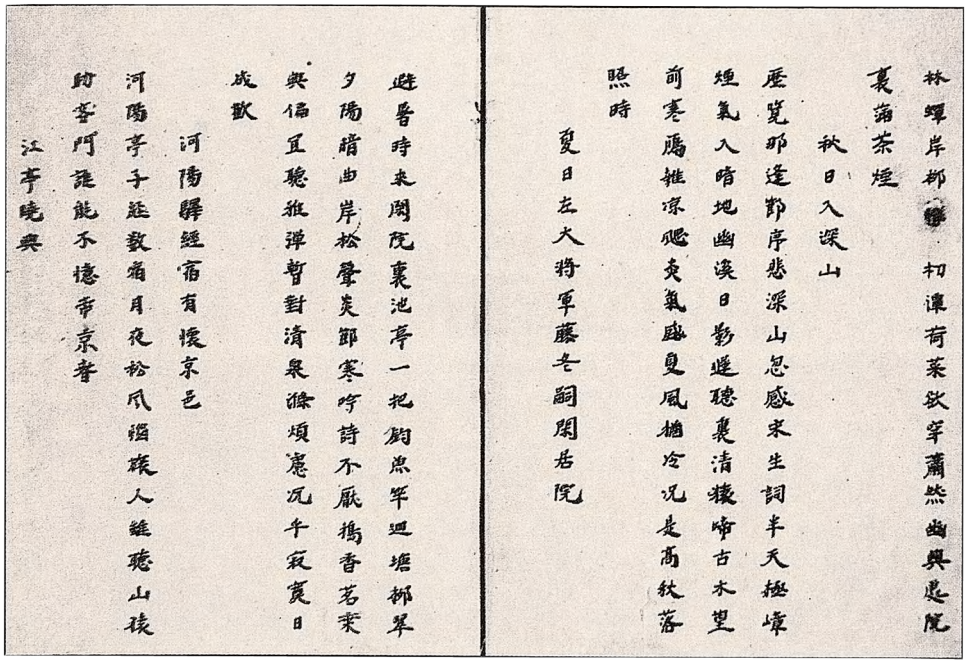
上最古老的茶园。

另一留学僧空海（七七四年～八三五年）在唐时间虽短（八〇四年～八〇六年），亦好饮茶。以其为中心的唱和诗作亦有不少与茶有关，如嵯峨天皇御制诗《七言与海公饮茶送归山》中云：「道俗相分经数年，今秋晤语亦良缘。茶香酌罢日云落，稽首伤离望云烟。」另小野岑守（七七八年～八三〇年）《归休独卧寄高雄寺空海上人》中亦提到：「野院醉茗茶，溪香饱兰芭。」还有仲雄王的《谒海上人》：「石泉洗钵童，炉炭煎茶孺。」皆为与空海上人相关的饮茶诗作。

平安时代早期从唐朝带回的茶树仅植于若干寺院，饮茶方式也仅嘉惠上层社会，只流传在僧侣与贵族之间而已，并未普及黎庶，饮茶是一种少数人才享受得到的滋味与情趣，而其趣味则与唐宋文人相近，赋诗礼赞。大化革新以来，日本不断摄取大唐典章制度，举凡政治、经济、文化、学术，甚至建筑、艺术等等几无不学自中国。因此茶道或诗作亦是一意仿效唐代，流行在贵族、高僧间的茶诗唱和，基本上不离唐代茶诗的唱和模式。由前述及下列几首茶诗，即可见一斑。嵯峨天皇《夏日左大将军藤冬嗣闲居院》：「避暑时来闲院里，池亭一把钓鱼竿。回塘柳翠夕阳暗，曲岸松声炎节寒。吟诗不厌捣香茗，乘兴偏宜听雅弹。暂对清泉涤烦虑，况乎寂寞日成欢。」《秋日皇太弟池亭赋天字》：「萧然幽兴处，院里满茶烟。」锦彦公《题光上人山院》：「梵宇深峰里，高僧往不还。经行金策振，安坐草衣闲。寒竹留残雪，春蔬采旧山。相谈酌绿茗，烟火暮云间。」

唐晚期，平安时代中期，宽平四年（八九二年），宇多天皇（八六七年～九三一年）听取菅原道真（八四五年～九〇三年）建议，废止「遣唐使」制度，中日即临无邦交状态，而中国亦处唐末、五代动乱时期，早先由中晚唐传入的饮茶法终究昙花一现，未能形成风气。平安时代以前的茶器遗留不多，然而其所使用的茶器，仍可从宇多天皇奉献仁和寺宝物帐文献及出土实物得知有茶研（茶碾）、铫子（茶铫）、茶筒、茶散（或茶筅）、茶碗及茶托子等等。

日本茶史记载直到南宋光宗绍熙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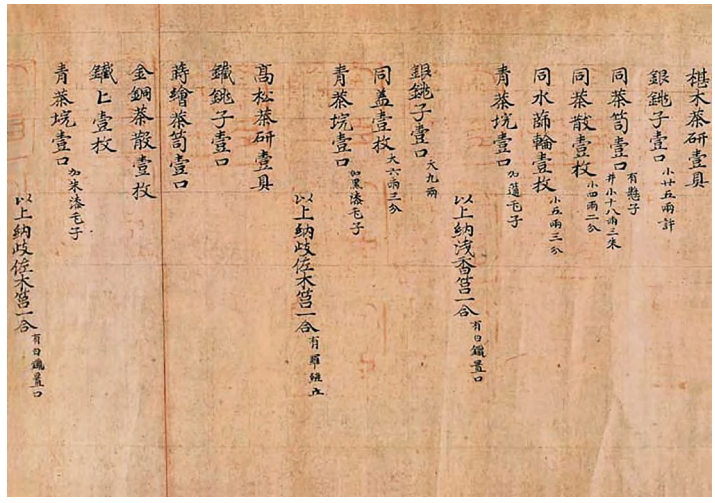
嵯峨天皇御制诗《夏日左大将军藤冬嗣闲居院》
转引自平安时代小野岑守、菅原清公等奉嵯峨天皇之命编撰的《凌云集》
日本内阁文库藏

年（一一九一年）才由留学僧荣西禅师（一一四一年～一二一五年）再度带回宋代的茶种以及禅院饮茶茶礼（主要为宋代点茶法）。经过时代变迁，僧人、茶人的改造一脉相传至今。所以严格地说，日本茶道受宋代，尤其南宋江浙一带天台寺等禅院草茶点茶法影响深远。

宋代与日本镰仓时代的饮茶文化

宋代饮茶法，在唐、五代既有的基础上显著发展。北宋建国即继承五代南唐遗制，在建安设置北苑贡茶，朝廷、民间饮茶风气兴盛。北宋中期以后，宫廷与士大夫间更流行一种由福建民间兴起的「斗茶」之风。不仅讲究茶的质量，亦重视比斗时的茶色，及斗茶技巧。因此斗茶时使用易于分辨水线的黑釉茶碗。

宋代的饮茶法，大体而言应与唐代差距不大。宋代饮茶以团茶和草茶为主。宋代团茶，尤其进贡团茶的制作相当讲究。太宗太平兴国二年起（九七七年）朝廷开始派转运使（贡茶使）至北苑督造



平安时代后期天历四年（九五〇年）《仁和寺御室御物实录》
国宝
前德育德会藏

平安时代以前的茶器遗留不多，然仍可从文献及出土器得知有茶研（茶碾）、铫子（茶铛）、茶筒、茶散（或茶筅）、茶碗及漆茶托等等。青瓷茶碗有加黑漆托子也有朱漆托子的。此为宇多天皇（八六七年～九三一年）奉献仁和寺的宝物帐。



奈良至平安时代　绿釉陶釜、炉、茶碗
大山崎町历史资料馆藏
山城国府遗址出土

其茶碗样式与唐越窑茶碗造型相近；茶釜、风炉亦与河北曲阳出土定窑白釉风炉、茶釜雷同。

贡茶，同时又特颁龙凤图案模型，制作龙凤团茶，自此翻开建安龙凤贡茶辉煌的一页。丁谓（九六六年～一〇三七年）、蔡襄（一〇一二年～一〇六七年）皆当过福建转运使，蔡襄时更创制「小龙团」饼茶，「龙团」之珍贵，由北宋士大夫梅尧臣（一〇〇七年～一〇七二年）、苏东坡（一〇三七年～一一〇一年）等人的诗作中即可概知。欧阳修《龙茶录后序》：「茶为物至精，而小团又其精者。《录》叙所谓上品龙茶也。盖自君谟始造而岁贡焉。仁宗尤所珍惜，虽辅相之臣，未尝辄赐，唯南郊大礼致斋之夕，中书、枢密院各四人共赐一饼……至嘉祐七年（一〇六二年），亲享明堂斋之夕，始人赐一饼，余亦忝予，至今藏之。余自以谏官供奉大内，至登二府二十余年，才一获赐。」欧阳修在朝供职二十余年，才获赐一饼，可见小龙团之珍贵。

宋代团茶的制法在北宋赵汝砺《北苑别录》、宋徽宗《大观茶论》、黄儒《品茶要论》中均有详细记载。据《北苑别录》其制造工序为采茶、拣茶、蒸茶、榨茶、研茶、造茶（入圈制銙，即入模固定，方銙、团銙，花銙或龙凤纹即在此时成型）、过黄（成形的茶，再经数日火焙，使其干燥硬结，面生光泽）等。

宋代团茶一改唐代直接将茶末置鍑或茶铛中的煮煎方式，主要以点茶法为之。宋人把茶末置于茶盏，以茶瓶注汤点啜，称为点茶。点茶之前须先把饼茶研碾成末。首先把团茶以绢纸密裹，持「钤」烘焙，再以「槌」（茶臼）捶碎。（廖宝秀《宋代吃茶法与茶器之研究》，台北故宫博物院，一九九六年，页五〇～五一）宋人陈渊《留龙居士试建茶既去辄分送并颂之》诗说道：「末下钤锤黑如漆，已入筛罗白如雪。」即为形容团茶表面黑色护层被捶碎，而现出白色茶末。宋代团茶贵重白色，为长久保存起见，会多加工一道，即《北苑茶录》中所提及的「过黄」。



大凤团茶图模
读昼斋丛书本《宣和北苑贡茶录》书影



小龙团茶图模
读昼斋丛书本《宣和北苑贡茶录》书影



宋　点茶图画像砖

清水县博物馆藏

一九六九年甘肃白驼折湾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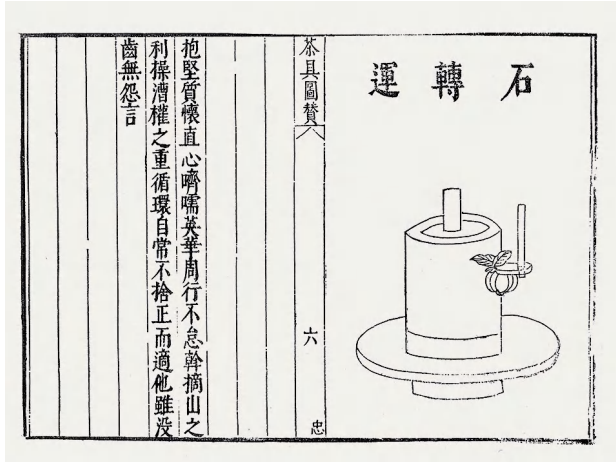
图像可见仕女持茶瓶注汤入盏点茶，桌上另置有茶果



南宋　周季常、林庭珪等合绘　五百罗汉图轴之「备茶」

日本京都大德寺藏

周季常、林庭珪《五百罗汉图》原有百幅，此为其中之一，约作于一一七八年～一一八八年之间。此图下方可见小鬼侍者手持茶碾，正在碾茶，花口盘内置有酱漆、青瓷茶末罐两个，以及茶帚等。茶碾前还有碎茶的茶臼（木待制），另一侍者在炉前扇火，一旁则置炭笼。图上方一侍者左手持茶杓，右手持长流茶瓶。



南宋审安老人《茶具图赞》中的茶磨“石转运”



元　石茶磨

一九七三年韩国新安海域沉船出水



现代日本茶磨

日本研磨绿茶末茶的茶磨自古以来沿袭宋元造型，传承脉络清晰。

经过锤碎的茶，将其移至「碾」或「磨」。宋代碾茶用器有茶碾与茶磨。饼茶用碾，草茶用磨。今日日本仍沿袭宋代以茶磨研磨绿茶。最后经「罗」筛滤，使茶末更加细致。而茶磨在元代已见外销输出日本，韩国新安海域沉船出水的石茶磨即为一例。（沈琼华《大元帆影——韩国新安沉船出水文物精华》，文物出版社，二〇一二年）

以上所述为点茶前的准备工作。宋代的点茶概分二式，一为一般末茶，包括建茶（产于福建建溪流域的茶）以外的两浙草茶，如双井（产自江西省修水县西双井乡）、日铸（产自浙江省绍兴县）等散茶，亦研碾成末后点茶饮用。一为斗茶，为斗试家所用，两者方式大约相同，只是后者讲究点茶技巧，点茶过程中所衍生汤花的变化，影响斗试胜负。点茶所须茶器为「茶瓶」（汤瓶），用以煮水注汤用；「茶盏」及「茶托」成套使用，以盛置茶末及饮器；「茶匙」（蔡襄《茶录》所载搅拌打茶用器仍与唐代大致相同）或「茶筅」（北宋晚期以后使用，《大观茶论》始出现）用以击拂搅拌茶末。

一般茶末置于茶盏，汤瓶注汤六分，以茶匙或茶筅搅匀，即为点茶（宋徽宗《大观茶论》的七汤点茶法则是非常讲究的点茶



北宋　铁茶瓶（执壶）
陕西蓝田吕氏家族墓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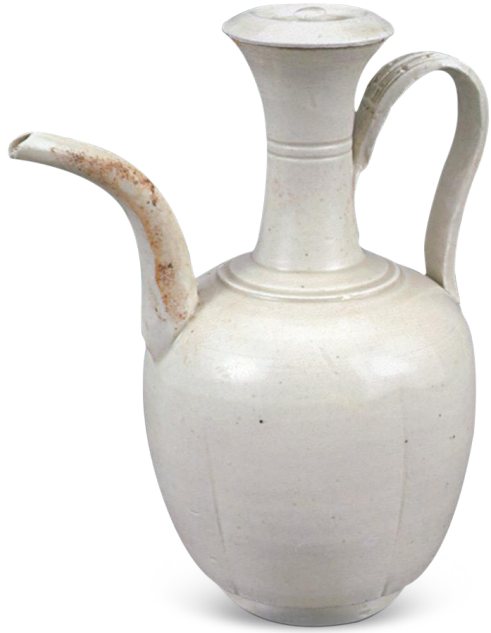


宋代墓室壁画《对饮图》
二〇一〇年河南登丰唐庄二号墓室出土

茶瓶流嘴长而峻削，即如宋徽宗《大观茶论》谈及茶瓶形制说到：「宜金银，大小之制，为所裁制。注汤利害独瓶之口嘴而已，嘴之口欲大而宛直，则注汤力紧而不散。嘴之末欲圆小而峻削，则用汤有节而不滴沥。盖汤力紧则发速有节而不滴沥，则茶面不破」。



北宋　耀州窑茶盏茶托（一组）
陕西蓝田吕氏家族墓出土



金正隆四年（一一五九年）　定窑白釉执壶（茶瓶）
山西大同市陈庆夫妇墓出土
山西省博物院藏



宋　建窑黑釉鹧鸪斑（油滴）茶盏
静嘉堂美术馆藏
下附明初剔红漆茶托



南宋　官窑青釉茶盏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斗笠形制的花口茶盏，斗笠形制茶盏为宋代最流行的造型之一



北宋　汝窑青釉花口茶托
大英博物馆藏
花口茶托盛行于宋代，瓷器之外亦见于铜器、金银器、漆器等

方式）。点茶的点为滴注之意，宋人用瓶注汤称为点，故称点茶。一般团茶或草茶经过以上的点茶程序即可啜饮。斗茶为斗试比赛，操作技巧的高拙、击拂茶汤所呈现的结果，均为考评重点。斗茶进行时，必须注意节制注汤，把茶末与汤调成浓稠的融胶乳状，再注汤至六分，以茶筅击拂搅匀，并且产生泡沫汤花。茶筅的击拂有轻重缓急，茶末未经细碾、精筛，颗粒粗，或击拂不力，搅拌不匀，皆容易造成颗粒下沉，或分散四周。茶末搅匀，汤花浮面紧贴盏沿不退的称为「咬盏」。斗茶时不能出现茶面汤花或茶末和汤分开的现象，如汤花或茶末与汤分开，即出现不咬盏沿的情况被称为「云脚散」（水脚散）。在斗茶中，汤花开始分散，不再覆盖碗面，碗面或内沿会露出汤花下面的茶汤水痕，此种汤花不再咬住盏沿，或茶末颗粒自碗面退散迹象先出现者，便为输家。蔡襄《茶录》中载：「视其面色鲜白，着盏无水痕者为绝佳。建安斗试，以水痕先者为负，耐久者为胜，故较胜负之说，曰相去一水两水。」可见斗茶不仅需有绝佳技巧，亦讲究茶色贵白，以致需要黑釉茶盏来衬托茶色。宋人祝穆（？～一二五五年）《方舆胜览》中谈到斗茶：「茶色白，入黑盏其痕易验。」然而一般以江浙草茶茶末点饮则不在此限，青瓷、白瓷、青白瓷（影青瓷）则为草茶常用之茶盏。宋代茶诗中经常提起的「冰瓷雪碗」就是此类茶盏。（廖宝秀《宋代吃茶法与茶器之研究》，页七七）

上文所述为宋代的主要饮茶方式，也包括茶器。宋代茶书论及茶器者有北宋蔡襄《茶录》、宋徽宗《大观茶论》、南宋审安老人《茶具图赞》等三书。《茶录》器论篇所论及的茶器有茶焙、茶笼、砧椎、茶钤、茶碾、茶罗、茶盏、茶匙、汤瓶



“云脚散”

茶沫汤花出现和茶汤分离，不再覆盖盏面，宋人称为“云脚散”或“水脚散”，此以现代击拂打茶为图示参考。



“咬盏”

击拂打茶，茶沫汤花覆盖茶盏盏面。汤花不散者，宋代称为“咬盏”，此以现代击拂打茶为图示参考。

阅读链接

七汤点茶法

◎ （第一汤调膏）点茶不一。而调膏继刻，以汤注之，手重筅轻，无粟文蟹眼者，调之静面点。盖击拂无力，茶不发立，水乳未浹，又复增汤，色泽不尽，英华沦散，茶无立作矣。有随汤击拂，手筅俱重，立文泛泛。谓之一发点、盖用汤已故，指腕不圆，粥面未凝。茶力已尽，雾云虽泛，水脚易生。

◎ 妙于此者，量茶受汤，调如融胶。环注盏畔，勿使侵茶。势不欲猛，先须搅动茶膏，渐加击拂，手轻筅重，指绕腕旋，上下透彻，如酵蘖之起面。疏星皎月，灿然而生，则茶面根本立矣。

◎ 第二汤自茶面注之，周回一线。急注急止，茶面不动，击拂既力，色泽惭开，珠玑磊落。

◎ 三汤多寡如前，击拂渐贵轻匀，周环旋复，表里洞彻，粟文蟹眼，泛结杂起，茶之色十已得其六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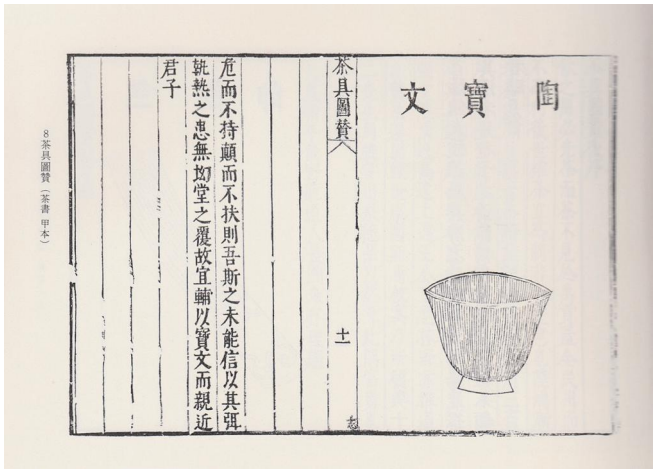
◎ 四汤尚啬，筅欲转稍宽而勿速，其真精华彩，既已焕然，轻云渐生。

◎ 五汤乃可稍纵，筅欲轻盈而透达。如发立未尽，则击以作之。发立已过，则拂以敛之。结浚霭，结凝雪，茶色尽矣。

◎ 六汤以观立作，乳点勃然，则以筅著居，缓绕拂动而已。

◎ 七汤以分轻清重浊，相稀稠得中，可欲则止。乳雾汹涌，溢盏而起，周回旋而不动，谓之咬盏。宜匀其轻清浮合者饮之。《桐君录》曰：“茗有饽，饮之宜人。”虽多不力过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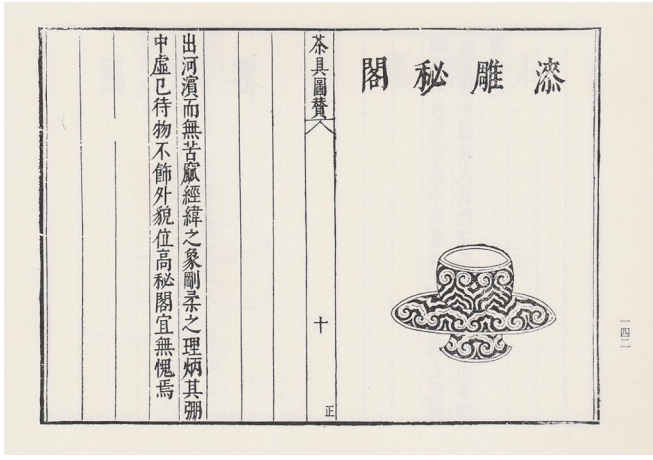
——【宋】赵佶《大观茶论》



南宋审安老人《茶具图赞》中的“陶宝文”兔毫茶盏



宋　建窑黑釉兔毫茶盏
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南宋审安老人《茶具图赞》中的“漆雕秘阁”剔犀如意纹茶托



南宋　剔犀如意纹茶托
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等九项。宋徽宗《大观茶论》则有罗、碾、盏、筅、瓶、勺等六项，为三茶书中最少者。《茶具图赞》以茶具十二式，分列图、赞，假以职官名作为器名，并附十二先生姓名字号。器有韦鸿胪（茶焙、烘茶笼）、木待制（茶臼、碎茶器）、金法曹（茶碾）、石转运（茶磨）、胡员外（茶勺、瓢水或研茶器。在拙著《宋代吃茶法与茶器之研究》中曾指胡员外或为瓢水用器，经日本中国茶史学者高桥忠彦引宋代方岳《茶僧赋》指正胡员外为作研磨饼茶之茶研。笔者认为或有可能，但尚待作进一步考正。因据《茶僧赋》文意而言，两者皆可解释，而仔细推敲审安老人「胡员外」赞文，似乎亦可作为研茶之用。然审安老人《茶具图赞》十二茶器中，研茶器已有金法曹（茶碾）、石运转（茶磨），以及碎茶器木待制（茶臼），如再加上胡员外，则有四器之多。书中十二茶器名均拟人化，并加官职名、号及赞，其赞之文意尚待再作研究～）罗枢密（茶罗、筛茶器）、宗从事（茶刷、茶帚，为扫拂茶末之器，《茶经》的札、棕帚则为洗涤茶器之用）、漆雕秘阁（剔犀茶托）、陶宝文（兔毫茶盏）、汤提点（茶瓶、汤瓶）、竺副帅（竹制茶筅）、司职方（茶巾）等十二项。



日本室町时代（十四至十五世纪）明庵荣西像
上有绝海中津赞，为现存最早的荣西画像　日本京都两足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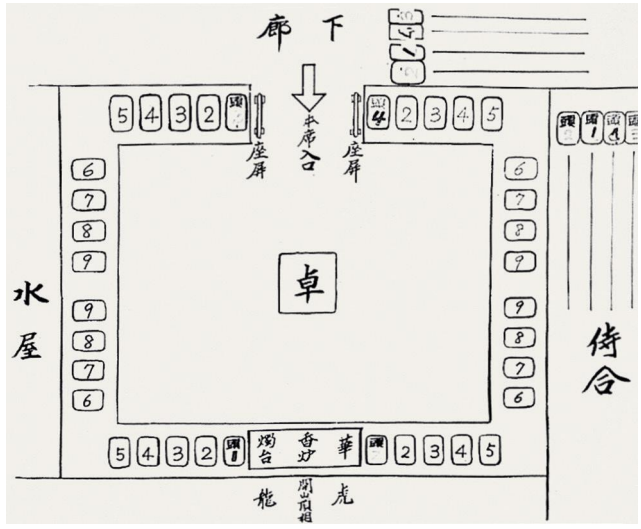
对照三书所列茶器，项数不一，显然作者仅列举主要茶器，不旁及次要或附属茶器。此或可解释为宋代茶书仅列点茶、斗茶所需用器，其他或为约定俗成之器，故而省略。仔细察看宋人的点茶程序，并参照宋人诗画、出土壁画，似尚应包括风炉（煎煮茶汤、开水用的火炉）、都篮（贮藏茶器之用）等茶器。宋人对点茶、斗茶乐而不疲，文人士大夫间常对茶器赋诗作记，显见茶器居于重要地位。

日本自平安时代以后的三百七十年间，罕见有关茶文献记载。直到镰仓时代建久二年（一一九一年）明庵荣西禅师（一一四一年～一二一五年）由中国带回了宋代禅院末茶饮茶法及茶种，饮茶风气才再度兴起。因此，荣西禅师不仅被日人尊为禅宗祖师，亦被奉为茶祖。其所引回日本的宋代禅院茶礼亦为日本茶法的嚆矢。而其所携回的茶种植于肥前脊振山（今佐贺县神崎郡）及九州岛筑前博多德胜福寺内。之后并劝京都栂尾高山寺明惠上人（高辨和尚，一一七三年～一二三三年）饮茶，谓有助修禅，亦赠其茶种植于栂尾山，而后再分植宇治，此即今日宇治茶的由来。

荣西为饮茶广做宣传，声称可以养生延龄，撰著《吃茶养生记》（作于一二一四年）。当获知镰仓幕府将军源实朝（一一九二年～一二一九年）因参加宴会饮酒过量罹患头痛症状时，即献呈茶一碗自称



“四头茶会”寺僧左手执茶瓶，右手持茶筅为会众点茶
一九九四年　作者　摄



“四头茶会”座次配置图
日本京都建仁寺藏
一九九四年　作者　摄

良药，劝其饮用以为醒酒，同时并呈其著《吃茶养生记》二卷。原本传于寺院的饮茶习惯，因治愈了源实朝的酒后头痛症，逐渐普及到诸侯、贵族、将军、武士等上流阶层。尽管如日本学者森鹿三氏所指荣西《吃茶养生记》大半文献录自《太平御览》，但《吃茶养生记》仍为日本史上第一部茶书，此为荣西被奉为茶祖的主因。且由于荣西引入南宋禅院茶礼、点茶法，才使饮茶得以在日本发扬光大，这是不争的事实。今日京都建仁寺（以荣西为开山祖师）每年四月二十日，于荣西冥诞时，依照古礼举行「四头茶会」纪念荣西。茶会均由寺僧点茶侍茶，所用茶器亦仿自宋代，黑釉茶碗垫以朱漆茶托。寺僧一手持茶瓶，一手持茶筅，为会众点茶。此亦为宋代的基本点茶法，与大多数宋画或壁画上所描绘的点茶场景相同。建仁寺禅院茶礼并无一般日本末茶道点茶、饮茶的繁缛程序，会众不需备有饮茶礼仪。建仁寺「四头茶会」的点茶仪式与成书于十四世纪中叶的《吃茶往来》（据考证为日本天台宗学僧玄惠所作）中所描述的茶会完全相同。

荣西等禅僧由中国禅寺所带回的饮



宋代壁画中的点茶场景　北宋绍圣四年（一〇九七年）
河南省登封市黑山沟北宋李守贵墓壁画

右侧仕女右手托茶末罐，左手持茶则，正准备舀茶末入盏点茶。荷叶形的茶末罐盖置于桌面，桌上另置有茶盏、茶托及茶果等。



南宋　周季常、林庭珪等合绘　五百罗汉图轴之“吃茶”　日本京都大德寺藏

周季常、林庭珪《五百罗汉图》原有百幅，此为其中之一，应作于一一七八年～一一八八年之间。

茶法，不是宋代一般士大夫、贵族间所重视的建茶团茶，而是禅院自栽或流行于江浙一带的草茶。宋代品饮草茶亦先以茶磨研碾成末，再以点茶方式饮用。苏东坡、黄庭坚等皆有不少吟咏草茶的诗作。（廖宝秀《宋代吃茶法与茶器之研究》，页二三～二七）草茶茶末是绿色，不似团茶以白色为贵。虽然朝廷偶尔亦赐团茶予禅寺，然而毕竟建安团茶并不是一般时常可品尝得到的，欧阳修在朝二十余年，才获赐一饼，可见团茶之珍贵，荣西等当无缘知道远在南方的建安贡茶的制作方法。故而浙江草茶茶末的制法及饮茶法，为今日日本末茶的源头，应可确定。

荣西引入的饮茶法，经由将军源实朝推广之后，很快地在上层社会流行。大名佐佐木道誉（一二九六年～一三七三年）等即时常在京都举行茶会。据《太平记》（作者传为小岛法师，经过几次修订，成书于应安年间（一三六八年～一三七五年））记载，将军与朝臣之间常借茶会商议政事。此种社交式的饮茶，常于书院式的和式建筑内举行，以中国式样的棚架（类似陈设古董的古董架）陈列茶器，一般称「书

院式吃茶」。例如江户时期的屏风画《春秋游乐图》右面「书院式吃茶」部分，描绘在和式的书院建筑内点茶。茶器有风炉、茶釜、柄勺、勺座一组及茶碗、茶托等。而书院外庭园松树下亦有一组点茶场景，茶器有白釉茶碗、朱漆茶末罐、茶筅等。此类于室外点茶饮茶称为「野外点茶」（日人称为「野点」）。

镰仓时代开始武士阶层抬头，新崛起的大名、将军亦参与茶会，经常酒宴、茶宴一起举行。群饮之际又借品茶、斗茶助兴。例如日本南北朝时期龙应二年（一三五一年）藤原隆章、隆昌、久信合绘《慕归绘词》画卷，画上廊边右室内主客正在吟诗唱歌，另一边厨房内侍者则忙于备办酒肴及茶汤。厨房架上朱漆盘内外则置有茶碗、茶末盒以及茶筅。走廊下前方一僧蹲坐风炉、茶釜前，正准备点茶待客。

斗茶或亦仿自宋代，只不过十四世纪初日本南北朝上层社会所流行的斗



江户时代（十七世纪）春秋游乐图屏风（局部） 私人藏

屏风描绘「书院式吃茶」于书院式的和式建筑内点茶，茶器有风炉、茶釜、柄杓、杓座一组、茶碗、茶托等；松树下另一组点茶，亦置有白釉茶碗、朱漆茶末罐、茶筅等，此称野外点茶。



唐物台子装饰 德川黎明会藏

即中国式的棚架，陈设唐宋、元、明书画、瓷器或茶器等。



茶与宋代着重点茶技艺及茶品质的主旨相去甚远。日本南北朝的斗茶是以品茶、猜茶为斗试要点，是一种类似赌博茗试的游戏。《吃茶往来》上记载斗试中提供每位客人「四种十服」，即每人须服四种品类共十碗茶，再从中去区分本茶与非茶。本茶是京都栂尾茗茶，非茶则是栂尾以外的茶。以「十服」计算胜负，胜者有赏。后来愈演愈盛，甚至有服茶至七十碗者，斗茶游戏一直到十五至十六世纪始渐衰退。

饮茶风气既在南北朝逐渐兴盛，贵族、将军、寺院在饮茶斗茶之际，开始兴起收集从中国舶来的书画、工艺品等（日人称为「唐画」、「唐物」）作为茶所居室的装饰以显权势。南宋与日本贸易往来频繁，宁波、杭州、福州等都是当时的重要贸易港口，由此出口的龙泉窑青瓷花瓶、茶碗、香炉、黑釉茶碗数量众多。这也是今日日本各大寺院、美术馆皆藏有丰富的中国书画、陶瓷的主要原因之一。韩国新安元代沉船上所载上万件的瓷器，为销往日本的货物，货物上所附的墨书「东福寺公用」、「筥崎奉加钱教仙劝进圣」、「道阿弥」等木签，



日本南北朝时代龙应二年（一三五一年）　藤原隆章、隆昌、久信合绘　慕归绘词卷局部　京都西本愿寺藏

画上廊边室内主客吟诗唱歌，另一边厨房内侍者忙于备办酒肴及茶汤，廊下一僧坐蹲风炉、茶釜前，厨房内架上朱漆盘内外则置有茶碗、茶末罐及茶筅。

皆可证明东福寺等为此船货的货主，由此亦可见当时中国各类工艺美术品受到日本寺院及上流社会的喜爱。而此时所用茶器器名亦多沿用唐宋器制，如天台宗学僧玄惠法师所著《吃茶往来》《庭训往来》书中茶器名称如建盏、汤瓶、茶筅、饶州、茶碗、茶釜、风炉、茶勺、茶巾等等，无不源自中国。

中国唐宋茶器的发展如前所述，与茶制、饮茶方式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唐、宋时期是以饮用末茶及使用末茶器为主的重要阶段，而日本茶道尤其是末茶道的起源、创立以至普及，亦与这一时期息息相关。而在此阶段中，宗教及高僧皆扮演着重要的传播角色，从唐代引入茶法造成平安时代茶的萌芽，大僧都永忠、最澄、空海为此一领界之先声。镰仓时代经由临济宗荣西禅师带回浙江天台山、天目山等禅院茶礼及点茶法，致使日本一直保有宋代末茶、点茶法至今，因此荣西之功不可没。日本茶器与中国茶器的关系，亦和茶法相同，深受中国唐宋文化之影响，所以今日论到茶史，必须述及其与唐、宋茶史之关系，而中、日两国文化一衣带水，渊源深远。紫